

## 贾曼红



全国三八红旗手、国家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、云南省政协委员……多种头衔的光环背后，是她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扛起防治艾滋病的重任。云南省疾控中心主任助理贾曼红1988年大学毕业后，进入当时的云南省防疫总站工作，次年便进入云南防艾一线战场，将30年无悔的青春投身到云南防治艾滋病工作中。

# 倾注防艾事业三十载

### 倾情推动防艾工作

1989年初，云南省成立了相关机构开展艾滋病防控和治疗工作，正在乡村防疫站实习的贾曼红被紧急调回新成立的艾滋病防治中心，开始了与“艾魔”的斗争，一干就是30年。

当时，云南艾滋病防控工作一片空白，贾曼红和同事们凭着仅有的几本跟艾滋病有关的外文医疗译本，一点一滴探索和学习艾滋病相关防控和治疗技术。为彻底摸清全省艾滋病疫情和感染人员底数，省委、省政府直接部署进行了疫情大筛查。每天数百份来自全省各地的血样被送到了贾曼红手上，检测、出报告、复检、确诊、制订感染者治疗干预计划等，让贾曼红忙得不可开交。

由于缺乏足够的卫生防疫条件和保护技术，有一天，贾曼红给自己抽取了血样做检测，检测结果呈阳性，这意味着她感染了艾滋病毒，这可把她和同事们吓坏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同事又给她进行了复检，结果抗体还是呈阳性。贾曼红按照要求停止了一段时间工作，再一次对自己血样进行复检，结果发现呈阳性的抗体消失了。

大家这才知道，贾曼红并不是感染了艾滋病毒，而是由于长期做实验和检测接触了感染血样，加之当时防疫操作不规范，皮肤无意间



贾曼红在实验室查看血样

沾染了，才导致自身出现了抗体的“应激性反应”。

“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了地，而这次的小意外也直接促进了云南防艾检测的规范化进程。”贾曼红说，这让云南防艾工作中首次出现了抗体“应激性反应”专有名词，让人们知道了抗体呈阳性并不代表一定感染了艾滋病毒。

### 奔走呼吁让防艾受重视

贾曼红说，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对艾滋病的认识不多，她每天下班回家，妈妈都会在一旁监督着她用肥皂和消毒水反复洗手，家里的东西不准她碰，吃饭还给她单独准备了一套餐具，身边的朋友有意无意地躲着她。贾曼红决定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去改变大家对防艾工作的认识。

云南省是最早在国内开展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的省份，这离不开

贾曼红和同事的努力。她参与起草了全国第一个艾滋病防治省级规章《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》，为《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》等一系列政策提供了技术咨询意见。在她的努力奔走下，防艾工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：《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》出台、专项经费倾斜、每年“禁毒防艾人民战争”开启……有了政策支持，贾曼红

又带领同事们先后组织制定了艾滋病监测、检测、行为干预、感染者管理、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技术指导体系38个，并先后主持培训了1万多名专业防控技术人员。

多年来，贾曼红先后承担了20多项防艾领域重大科技攻关项目。她还走遍全省的村村寨寨，在全省91.5%的县（市、区）指导和主导建设了艾滋病监测哨点，使云南省内感染者发现率接近80%。

为让更多患者不再“恐艾”、社会不再歧视艾滋病患者，贾曼红还积极走出实验室，去到患者中间。在她的主导带领下，云南省在全国首创了以感染者为核心的“艾滋病患者随访关怀机制”，并通过省政府发文在全省推行。不久，贾曼红又主导制定了艾滋病感染者积极自我管理手册、抗病毒治疗转介咨询指南等，进一步提高对艾滋病感染者关怀服务的质量。

本刊记者 肖宇